魏思孝、周于暘
「小鎮青年」的專職寫作路

今年，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了魏思孝的《王能好》和周于暘的《馬孔多在下雨》，二者雙雙入選了第五屆寶珀理想國文學獎總決選TOP5名單。

魏思孝描繪植根於廣闊中國大地農村的生民，周于暘則用奇思妙想征服讀者。他們是專職作家，也是「小鎮青年」，他們的書寫看似不同，卻分別以「鄉村三部曲」和豐沛的想像力，匯聚於「現實」的焦點。

魏思孝說，35歲終於寫出一部還算拿得出手的小說。周于暘則覺得小眾意味着安靜，沒那麼嘈雜。作為八零九零後，他們用思考回應時代的宿命，也以行動踐行自己的思考。那麼，他們是如何走上文學之路，並在上面生根發芽的呢？

◆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
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周于暘

1996年生於江蘇蘇州，曾獲第十九屆、第二十一屆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。小說曾發表於《長江文藝》、《青年文學》、《雨花》、《萌芽》等期刊，被《小說月報》、《長江文藝·好小說》轉載。小說集《馬孔多在下雨》入圍第五屆寶珀理想國文學獎總決選TOP5名單之一，是最年輕的入圍者。

魏思孝

1986年生於山東淄博，出版有《小鎮憂鬱青年的十八種死法》等多部作品，近年完成「鄉村三部曲」——《餘事勿取》、《都是人民群眾》、《王能好》，其中，《王能好》入圍第五屆寶珀理想國文學獎總決選TOP5名單之一。

被許子東說「寫得真好」的魏思孝最新長篇小說《王能好》得到第五屆寶珀文學獎多位評委的高度認可，法學教授羅翔更是直言不諱地說：「在這本書上，我看到了一個放大的閏土，一個放大的阿Q，進而我也看到了我自己。」林白和王德威表示，《王能好》的題材植根於現實，同時在語言上兼有非常精緻的敘事特徵。

作為本屆文學獎最年輕的入圍者，文學新生力量周于暘首部小說集《馬孔多在下雨》得到了王德威教授的傾力推薦：「他的作品既展現了對於當代城鄉人際關係的改變，同時又灌注了淡淡的所謂奇幻的特殊的色彩，這裏面實際上是大有可為的。」

同樣都是小鎮青年、同樣都是專職作家，魏思孝與周于暘一起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聊了聊關於文學的激情、寫作的初心。

寫作可以解決基本生活

談起自己的寫作初衷，魏思孝與周于暘非常相似，都是覺得自己成績不太好，幹別的覺得不太行，就選擇了寫作這條路，而且兩人都很篤定：只要認認真真寫下去，總能寫出東西來，也能通過寫作解決自己的基本生活。

魏思孝的寫作「啟蒙導師」是新概念作文，他出生於農村，從小到大沒有讀書環境，也沒什麼書。正式閱讀是從高中開始，那時候新概念群體流行，感覺他們的寫作非常貼合自己青春期那種懵懂的感覺，而那些作者提到的書，他也會去學校的閱覽室找來看。而真正的「入門導師」則是王小波的《黃金時代》。魏思孝2007年畢業以後只短暫幹過一段時間教輔書的編校，便辭職以「寫作」為生，「寫作不用上班，可以自己掌握時間，而且還能通過寫作解決自己的基本生活。」

周于暘上學成績也不太好，尤其是數學特別差，高中三年基本沒有及格過，「當時就覺得有點學不下去了。我一尋思，認認真真上三年學未必能考上什麼好學校，但認認真真寫三年小說，說不定能寫出什麼好東西來。」就這樣，周于暘高中三年基本沒怎麼學習，就去寫小說了，「說白了，就是學不下去，另外找點出路」。

寫作是「無中生有」

雖同樣都是小鎮青年，但小鎮於兩位作家的意義卻截然不同。

對於魏思孝而言，小鎮與鄉村就是他的寫作支點。從《小鎮憂鬱青年的十八種死法》到《餘事勿取》與《都是人民群眾》，素材都取材於他所熟悉的鄉鎮生活。

魏思孝在寫作時並不會事先想到要表達什麼意義，最開始的出發點就是覺得有意思。關於《王能好》，魏思孝剛開始是想寫一個鄉鎮上的勞務市場，借助這個勞務市場把整個鄉村城鎮串聯起來，但是後來他的表哥去世了，突然他就想為表哥寫點什麼，因為他本身是有突出特點的一個人物。「本來第一稿還列了提綱，但逐漸就偏離了。」寫着寫着，王能好也不是主要人物了，而是變成裏面的一個人物線條，作為一個引子，帶出了整個鄉鎮上不同的各式各樣的人物。

儘管小說人物有原型，但其實大部分內容都是虛構的。然而由於魏思孝的寫作過於「真實」，給讀者一種「非虛構」的感覺。魏思孝覺得真實感和信念感是一個作家必須要達到的一種狀態，「你要讓人感覺到特別真實，但你又不是按照現實照搬的。」

周于暘雖然也生於小鎮長於小鎮，但他的寫作卻與自己的生活經歷無關。「小鎮青年嘛，大家生活的沒有什麼動靜，好像鄰里之間也沒有那麼多問題，不會有什麼特別的事情發生，整個鎮上十幾年來一直就是那個樣子，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。」

周于暘在寫作時更喜歡「天馬行空」。「小說最大的意義就是它可以虛構，虛構就意味着其實你可以幹任何事情。既然可以幹任何事情，那麼就一不做二不休，就做得絕一點，更誇張一點。」《馬孔多在下雨》由10個短篇組成，故事裏的主角多帶有奇幻色彩：造了永動機的「外星人」，見過宇宙飛船的小男孩，從棺材裏逃生的孩子，去尋找世外桃源的族長，坐在塔吊上眺望城市的司機，修建「馬孔多」迷宮的富商……林林總總的人物穿行在文本中，展露着怪誕的現實與過去。

運用虛構的想像力的時候，就是周于暘寫作比較快樂的時候。他說，如果我是一個荒島上的人，我會覺得造出一架汽車比我刻出一尊石像更讓我興奮。「我希望能無中生有、閉門造車。現在人們管它叫魔幻現實，對我來說就是發揮想像力的途徑。」

搞文學是小眾事件

儘管魏思孝與周于暘年齡一個是八零後，一個是九零後，但兩個人的寫作年齡都是十年。對兩位而言，搞文學是小眾事件，是對現實生活的逃離，也是面對現實生活的一種方式。

魏思孝說，剛開始寫作就是表達一下自己，那時候二十出頭，覺得自己很重要，要抒發自己的生活感悟，要發出自己的聲音讓別人知道。那時候只要文章發表就會開心。但是結婚生子之後，用稿費養家餬口還是有點勉強。「我經常有個印象深刻的畫面，我騎着電動車到鎮上的郵局看有沒有稿費單。沒有稿費單就會灰頭土臉地回來，一會兒要考慮孩子奶粉的問題，一會兒要考慮是不是寫作不行了，是不是要找份工作。那幾年特別焦慮這個事情，身邊的人也會覺得寫作是不務正業，他們會覺得你寫作是逃避生活。」

魏思孝調侃道，寫了十來年，《王能好》可能是唯一一本沒讓出版社賠錢的。而沒有養家餬口壓力的周于暘最大的壓力是：「新寫的小說沒有上一篇小說好，會有自己好像快不行了的壓力。」

對於周于暘而言，雖然寫作是小眾的事情，相對而言掙錢不多，競爭壓力小一點，但他也會有同齡人壓力，尤其是平時在家會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壓力，「所有人都在上班，就我一個人不上班。周末大家還一起玩，周一的時候突然只剩下我一個人了，起床之後就會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，會反問自己，人是真的可以不上班的嗎？」在26歲的年紀居然不用上班了，周于暘有時候會覺得恐怖：「我覺得可能人的骨子裏還是有一種需要去勞動的基因，有需要上班的基因在，你就要跟這個天性去抗爭，我現在就是在抗爭的過程。最近還是比較充實的，基本都在趕稿，那種壓力就沒有來煩我。」

《Medium 靈媒偵探城塚翡翠》的推理小說控真身

書評
文：湯禎兆

相澤沙呼的《Medium 靈媒偵探城塚翡翠》有多厲害，大抵透過它的得獎紀錄便可知一二，成為日本推理小說大獎的五冠王後，叫好又叫座，可說名利雙收，何況最近連日劇版《靈媒偵探城塚翡翠》也上映了。日劇版由清原果耶主演，2018年她在Netflix的《翱翔於天際的夜鷹》出演交換靈魂的角色，令人留下深刻印象。今次她飾演靈媒少女城塚翡翠，可以目睹死者死前那瞬間的畫面，但降靈後再醒來又不自知之前的訊息，於是與瀨戶康史飾演的推理作家香月史郎組成拍檔，一起去追查不同的命案，為死者申冤。放映後頗受歡迎，因此現在連續集亦已敲定，可見一切都在一帆風順的進程上。

之前我曾提及，《靈媒偵探城塚翡翠》的聰明之處，是不斷營造敘事詭計，令懸念持續衍生。以上的設定幾近是《神探》中劉青雲角色的切割版——「神」的通靈元素由城塚承擔；而「探」的能力則由香月發揮，令到虛與實之間好像得到較佳的平衡。不過一切都是引人入局的幌子，嚴格而言《靈媒偵探城塚翡翠》經營的是預敘的趣味，即在先張揚誰是兇手的情況下（因為城塚翡翠透過通靈已知謎底，如第二集《水鏡莊兇殺案》），再透過重組線索去「證明」通靈的訊息——因後者非可驗證也沒有法律基礎，從而構成兩端互動的趣味。

循此方向發展，其實不難發現相澤沙呼其實乃徹底的偵探小說控——事實上，剛才的《神探》幌子正是為了確認身份而發，我的意思是在傳統的偵探小說理論中，超能力一向是禁忌之一。這也屬合情合理，因為香月超能力的介入，與推理小說追求的理性分析，剛好互相矛盾，一旦容許超能力用來解謎或尋兇的過程上，那通常就會被推理小說迷揚棄，認為乃背棄原則初心的下三流招數。

回到《Medium 靈媒偵探城塚翡翠》，相澤沙呼的偵探小說控真身，在「終結者」一章表露無遺，事實上日劇版也是因最後一集才大獲好評——當然，曾閱讀原著的人一定見怪不怪，因為早知小說的最大趣味在最後的終極翻身來一次大拆局。如果我們仔細一點看，在「終結者」中，作者幾近按捺不住成為一個推理小說講師，連篇累牘不厭其煩為讀者講解推理竅門。針對泣婦兇殺案，作者劈頭便借福爾摩斯引入，利用他的名言「絕口不提中間的推理過程，只揭露起點及結論。雖然手法相當膚淺，卻十足具有令人大吃一驚的效果……」作鋪排，來點出香月的能力低下。

後來在《水鏡莊兇殺案》中，作者更加露出教師模式——直陳「日常推理」流程的重要性，以及一向被人輕估的情況，儼然就要為此翻案。有趣的是，他連定義也鉅細無遺加以在文本中透過翡翠口中說明：「簡單來說，就是將焦點放在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事上，以揭開小小的秘密為目的，並且深入揭開秘密前後的角色心理變化。」驟眼看來，是一種貼心的安排，好像順帶為讀者上一堂課。但再想深一層，那正是推理小說控為推理而推理的反諷敗筆——因何言之？在文本中，翡翠的說話對象是香月，即一位知名的暢銷推理作家，那麼為一位行家去解釋行當中的專有名詞，大家覺得是合適的安排嗎？

我承認《Medium 靈媒偵探城塚翡翠》是有趣的小說，不過距離傑作的水平仍路途遙遠，五冠王的稱號真的需要天時地利人和才可以成就呢！

《Medium 靈媒偵探城塚翡翠》
作者：相澤沙呼
出版社：悅知文化

書介

如此蒼白的心

作者：哈維爾·馬利亞斯
譯者：張淑英
出版：時報

當代西班牙最重量級文學巨擘哈維爾·馬利亞斯生涯代表作，書名靈感源自莎士比亞《馬克白》中最著名的兇殺場景。同樣圍繞着一對夫妻的命運、衝突的價值觀和婚姻危機之上，馬利亞斯的重點卻不在辯證「蒼白」究竟是天真還是懦弱，而是放在「做」與「說」的關係，一段對話可能帶來的致命的後果，人們又將如何選擇以哪一種態度去面對曾經發生過的事情，包括歷史。「聽覺沒有眼瞼」，無法閉上。一個人不需對自己的行為負責，而是對所「聽到」的事負責。這是全書最令人驚奇的論述與道德設定，事件的完成或行為的存在不是取決於行為本身，而是有人聽見、有人記得、有人講述。因此本書可被詮釋成西班牙從佛朗哥時期過渡到民主時期的寓言。即使失去天真和遺忘賦予的保障，這個良知仍決定要聽，要承擔罪愆，要去講述。過去發生的事情會過去嗎？一旦我們的心不再如此蒼白……

燕食記

作者：葛亮
出版：麥田

本書從粵港茶點出發，寫了葉鳳池、榮貽生、陳五舉、戴鳳行、露露等五代廚師的滄桑跌宕，更以廚師榮貽生傳奇的一生貫穿全書梗概，取廣州、香港雙城為背景，透過飲食寫人的內在世界與細膩情感，復以食物勾勒出清末、抗戰、新中國誕生、改革開放等時代的風起雲湧與街頭巷尾的雜談軼事。故事呈現出飲食在時代的磨礪中成為一枚切片，質地淳厚，卻蘊含着日積月累的苦辣酸甜。在切片裏，藏着時間與空間的契約，藏着一些人一些事。他們有的棲息在這切片裏，凝神溯流；有的一面笙歌，一面舔舐歷史鋒刃斫戮的傷口；還有一些人，蠢蠢欲動，這切片中時空的經緯，命運無形的手便不可再困住他們，人活一世最終得自己造七級浮屠。

一日一日：佩蒂·史密斯的影像紀年

作者：佩蒂·史密斯
譯者：陳德政
出版：新經典文化

到了2018年，有「龐克教母」之稱的佩蒂·史密斯在72歲高齡開設了個人Ig賬戶，用「大家好」對虛擬世界初次問候，第一張上傳的圖片是她的手。佩蒂從不會用手機拍照開始學習，到追蹤人數破百萬，成為最活躍的高齡使用者。她創造了全新的名人使用Ig方式，不追話題、不跟潮流，每張照片跟文字都來自生活裏的真實感受，觸動所有愛書、愛樂人，連強尼·戴普都成了追蹤粉絲。2022年，全球因疫情造成的疏離即將告一段落，佩蒂·史密斯決定整理出一年份的Ig創作，跟讀者們分享她藉着閱讀度過疫情的366個小日子。透過風格獨特的照片，她向我們介紹她的書桌、丈夫、母親、女兒潔西，以及愛貓開羅，也在國際婦女節、世界詩歌日、世界地球日、母親節、陣亡將士紀念日、世界愛滋病日等不同節日為重要議題發聲。

52赫茲的鯨魚們

作者：町田苑香
譯者：王蘊潔
出版：春天

2021年本屋大賞第1名得主。日本九州一處偏遠的海邊小鎮，斷絕所有一切，獨自移居此地的貴瑚，在某個下雨天遇到了跟自己一樣散發孤單感的一名少年。她彷彿從少年身上看見當年的自己——悲慘、絕望、被踐踏、了無生趣。當時的貴瑚遇見了這世上唯一能聽到她求救呼喊的人，她才得以倖存。如今，貴瑚想要對少年伸出援手……兩個人相遇，踩着憂慮，一步一步向着未來前進……

少年

作者：川端康成
譯者：黃詩婷
出版：皇冠

諾獎得主川端康成半自傳小說。在中學宿舍，作者與清野少年相遇。在別人眼裏，他們是學長與學弟、室長與室友；在彼此眼裏，他們是互觸的手與唇、叛逆與皈依。藏於中學宿舍抽屜裏的日記、高等學生時期往返的信件、大學時代再次見面的情景、中年回顧時的追憶。川端康成寫下這段埋藏多年的過往，橫跨17歲到50歲的情感，寫盡人生的悲歡與寥寂。《少年》為川端康成整理過往的日記和信件，將與中學室友清野少年之間的特殊情感和對自我的迷惘，寫作而成的私小說。詞藻之美、用情之深，川端康成甚至自嘆：「自己十八九歲的日記書寫方式如此露骨，在30多年後由50歲的我讀來，也是有點驚訝。」